

国富了

给焦虑的中国人一个答案

幸福呢

高强著

CCTV《国情备忘录》总撰稿人新作

50万册畅销书《国情备忘录》续篇震撼上世

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社会会好吗？

国家富有，大多数民众也要富有；房价要和收入相匹配
教育不再是对父母的一种“考试”；老有所养，还要养得好
怎样才算幸福？上述民生问题都解决了，就是幸福！

国富了

给焦虑的中国人一个答案

幸福呢

高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富了! 幸福呢? / 高强著. — 北京: 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 2013. 1

ISBN 978-7-5057-3150-9

I. ①国… II. ①高… III. ①居民生活—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1366 号

书名 国富了! 幸福呢?
作者 高强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 毫米 16 开
15 印张 2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150-9
定价 32.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引言

把中国模式彻底问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贫穷。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

这是 30 多年前我们改革开放的出发点：让大家不再贫穷，让尽可能多的人富有起来。世易时移，当我们为这个目标努力了 30 年之后，却发现两个困局——第一，很多人感受不到富有；第二，很多人感觉不到幸福。

原来，市场经济慢慢地开始追寻“有钱人的经济学”，到近十年愈演愈烈。这个时代似乎忘了，它的出发点本来是研究“穷人的经济学”。

2012 年国庆节期间，记者在街头采访民众，问题只有一个：“你幸福吗？”如果放在以前，这样庄重的问题，可想而知答案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幸福得不得了”。可是，这次采访让人大跌眼镜——

最有喜感的是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答案：“我姓曾。”

国家领导人早就说过，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尊严是幸福的一种，甚至比小康更上一层楼。那么，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幸福”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很简单，对当下民众而言，幸福就是民生问题不再那么折磨人——国家富有，大多数民众也要富有；房价要和收入匹配，至少不能像现在这么离谱，穷人也能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小孩上学不再求爷爷告奶奶，教育一视同仁，不再是对父母的一种“考试”；老有所养，还要养得好；住院看病有人管，费用不高，手续还简单；环境污染得到改善，城市与乡下都能窗明几净、绿水青山；互联网上不再充斥一片暴戾之气，让那些理性与民主的呼声从网上走入网下……

尽管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但民生问题，似乎是这个国家和它的民众最无法回避的问题。古语有云“仓廩足而知礼节”，如今看来，“仓廩足”已经不是一个普遍无法满足的问题，吃饱饭是解决了，但大家想过得更好，在这个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不白活一回”，这就涉及到更多因素了。

最核心的因素是“改革”。有人问，我们不是一直在改革吗？都已经改了三十多年了。确实没错，可是我们改掉的是什么？我们改革的目的是又是什么？前一个问题好回答，我们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改革前最大的不同是，经济快速增长了，民众普遍比之前富有了；后一个问题则需要深思——如果我们改革的目的是让吃饱了饭口袋里还有一点零花钱，那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事实不是如此，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幸福。

怎么样才算幸福？上述民生问题都解决了，就是幸福。怎么解决？继续改革。

目前的处境是，经济层面的制度设计已经运行不紊，可是背后的权力体制变成了一张大网，死死地拽住了经济，于是，民生问题就越来越凸显了——30年前，体制内人员纷纷下海，向往更自由更富足的生活；30年后，削尖脑袋挤进体制内才是正经事。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表面看来“体制内外”的迁移是一种倒退，实际上还是因为“幸福”二字。

曾经，脱离体制就能富足，那是幸福；现在，进入体制才能富足，也是幸福。区别在于，曾经，幸福对每个人敞开大门；现在，幸福只对一小部分人张开双臂。

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被问到“你幸福吗？”这个问题时，普通民众的回答是那么的无可奈何。更进一步，你也知道为什么民生问题应该被我们当做头等大事，摆在每个人的议事日程之上了。

如果民众无法感受幸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民众幸福也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只有幸福，真真实实的幸福，才会让一切都变得简单，变得意义重大，变得光辉宏伟。

我们还有时间，尽管时不我待；我们还有前路，尽管荆棘遍布；我们还有明天，我们还有一个深爱着的祖国，这个国家的一切细节，都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相连，无法分离。

目 录

引言 把中国模式彻底问清楚

第一章 中国奇迹仍在继续 / 1

当有人喊出“我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嫩芽”，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从宏大情绪中回过神来，将镜头从中国旺盛的生命力、出色的消化胃口以及对经济可能失衡的焦虑中拉回，上下打量自我——大红大紫的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笔调起草我们的微观人生？

第二章 一部分先富起来，之后呢？ / 21

30年前，我们勤劳，但不能致富；30年后，我们依然勤劳，却依旧很难致富。富裕与富足是不同的，30年前的富裕是生存，30年后的富足是生活。唯一不变的，似乎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勤劳致富，始终是个可望不可即的理想。

第三章 房价已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 57

显然，无论怎么做，都不大可能出现多赢的局面，房价问题已从经济问题转变为各方利益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

第四章 拼爹，拼教育，哪个更靠谱？ / 87

层出不穷的“拼爹”背后，正说明财富、资本以及声誉等，正成为社会的垄断资本，有钱无钱，有权无权或者有名气还是没有名气，直接决定着本人或后代其头顶上的机会天花板到底有多高。

第五章 无处安放的老年 / 115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可是没变的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在两个社会青黄不接的交锋中，我们也许要真的面临无处安放的老年……

第六章 神木医疗，或许只是个神话 / 137

“看病不要钱”，仍然是一个梦，一个在短期内甚至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能实现的梦。我们所希望的是，我们能离这个梦近一些，再近一些。

第七章 谁都逃不掉的环境恶化 / 167

富有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更多的却是环境破坏的恶果。就像山西人说的“挖了我的煤，流了我的水，冒了一股烟，留下一堆灰。”

第八章 草根力量：围观改变一切 / 187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已经超越物质变化，在社会意识层面上，也有了民意和公权博弈的状况亟需改变。从前，民意处于弱势，现在，民意因为有了微博而有了新的抒发口。

当有人喊出『我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嫩芽』，越来越多的人渐渐从宏大情绪中回过神来，将镜头从中国旺盛的生命力，出色的消化胃口以及对经济可能失衡的焦虑中拉回，上下打量自我——大红大紫的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笔调起草我们的微观人生？

第一章

中国奇迹 仍在继续

这就是中国，短短的时间内以空前的勇气与力量获得繁荣的眷顾，它还有着坚韧的胃口，消化着不少西方国家难以消化的问题，创造了西方世界看不透的崛起之谜。

让西方世界看不透的中国之谜

一直以来，中国这个拥有着广袤土地、博大精深文化的国度，在西方人眼中散发着神秘又迷人的光彩。

1942年，李约瑟这个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当他真正地站在硝烟弥漫，整个民族为主权四处奔命的东方土地上时，发出的疑问却是：“为什么现代科学在欧洲文明史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公元1世纪到公元15世纪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求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尽管这段话有扬有抑，人们自然地把后一段或许也是发自肺腑的赞叹屏蔽，直奔前面单刀直入的质疑，因为现代科学的缺席正导致那个时代的颠沛流离。而在糟糕的时代提及过往的辉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与自不量力。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再次掀起的世纪之问，与李约瑟对中国的好奇前后呼应。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他们的情绪

体验辗转于失望与沮丧以及对未来前景的质疑——中国，为何落伍了？中国，还会好起来吗？

今天，距离李约瑟的质疑已过 70 年，他曾经站立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余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不过，这里的崛起主要来自经济层面的阐释。的确如此，文化层面的转折与丰富，往往不动声色地在时间与空间维度流转，倘若真有崛起，也难有一眼望到底的清澈与透明。与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的衡量指标，它们高调而又显而易见。持续的冲刺式 GDP 增长、遍布世界角落的“中国制造”、财大气粗的世界债主、从“情感热烈、褊狭的氓群”到激情而富有变化的创富者……任何高雅的、庸俗的以及直白的、含蓄的言辞，只要振奋人心、有关奇迹，都可以一拥而上，以尽可能描述这个经历过多年苦难、转型阵痛的国家的蜕变。没有哪个国家再觊觎中国的领土，充其量他们只想瓜分被经济高速增长迅速催化的巨大市场。

当中国的角色发生变化，西方人依然谜团重重。他们已无暇顾及李约瑟当年困惑的悬而未局，他们更想知道，中国竟然在短短 30 余年时间里，创造了西方 200 年的经济奇迹？更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是在人均资源不足、技术创新匮乏、产权不清晰、计划经济深入社会肌肤、对外不完全开放的黯淡前奏中，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他们在不以为然、质疑甚至嘲笑中，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醒来，加速奔跑，甚至一举超过他们的国家。

西方经济学理论浩如烟海，却找不到适合中国经济的理论，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套用都显得不伦不类。于是，新的词汇出现了——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之谜。

1993 年，罗纳德·麦金农提出了“中国之谜”，让他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奇特的金融状况：中国财政下降，中国政府打开印钞机，快

速的货币供给增长并未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他看来，“高财政赤字和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保持价格稳定现象”是成了一个很难解开的谜团。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韦茨曼的疑问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根据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改革经验，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后，经济大萧条将尾随而至。中国却出现了经济改革与高速增长并行的反例。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彼得·诺兰同样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国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中国奇迹”的瑰丽在于，“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而弗里德曼这位对中国经济“情有独钟”的经济学家甚至把解读中国之谜的重量级抬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度，“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就是中国，短短的时间内以空前的勇气与力量获得繁荣的眷顾，它还有着坚韧的胃口，消化着不少西方国家难以消化的问题，创造了西方世界看不透的崛起之谜。

2011年，随着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图书的出版，中国之谜尤其发展之谜再次掀起争论波澜。态度截然相反的模式之争，越来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分歧……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这个被数千年文化浸泡，又有着出色消化胃口，不间断消融外来文化的国度，不断站在一个又一个历史片断中接受新的挑战。不管“站在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涉入深水区抱着石头过河”，又有哪个片段不是“历史三峡”，何曾有过过了“历史三峡”就可一劳永逸的故事？稍有不慎，欢娱只剩片刻，浮光即成掠影。

今天，我们置身谜面成堆、谜底难窥一二真相的“中国模式”，更要如履薄冰，在浩瀚隐秘的复杂事务中跋涉，以求寻得出路，捕捉隐藏于表象之内，并于峰回路转处觅得恍惚的真相身影。

不过，对于“大国崛起”路径，人们依然“仁者见仁”。

2011年，随着两本观点截然相反的图书的出版，中国奇迹尤其发展奇迹再次掀起争论波澜。

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代表了“中国模式”粉丝的情绪体验与观点表达，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不断开放的市场，又与政府对重要行业的控制密不可分，市场

开放与政府推动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而且，“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黄亚生的《“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则试图对“中国模式”进行祛魅化，“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学家张维迎与黄亚生遥相呼应，同样认为不应迷信中国模式。

态度截然相反的模式之争，越来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分歧……措辞激烈立场有着非黑即白鲜明性的争辩，散发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无论哪一种主张都难以与现实契合得天衣无缝。有人开玩笑称，张维为教授的书，可以让老百姓多看看以增强民族自信。

黄亚生等人恰是担忧如果过度神化“中国模式”可能导致拒绝深层次改革，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反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主流观点。不过，即便是那些镀金“普世价值”与“基本原则”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仍在周而复始的否定之否定中摇摆和蜕变，同时我们的文化血缘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将西方经济学全盘照搬视作中国经济变革的金科玉律也需斟酌。

中国经济的“撑杆跳”是否完全参照西方的动作要领，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跳得很高（尽管腾空跳起的方式被某些人看来古怪、笨拙），可能存在的后遗症以及未来还会跳多高。

宏大叙事，在历史合力中绽放出熠熠光华，其辉煌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让人心生恍若隔世，如同一场框在大时空下亦真亦幻的魔幻大戏。

弥漫在倾国倾城般华丽与辉煌的时光中，还有很多微妙变局，于宏观至国家微观至个人的举手投足间，隐约浮现，是为前事，亦作今世，更系未来。种种扑朔迷离不断涌现，驱使我们不断追逐真相。追逐真相者鱼龙混杂，扛着时代摄像头的有浪漫救世情怀的夸父，也有只为养家糊口的街头小报“狗仔队”。不管如何，真相正离我们越来越近，不会被历史嚣尘完全吞没。